

卷之四

刻九邊圖論序

賜進士出身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督理畿內學政江謝少南撰

夫西北邊議秦漢而下何可廢焉蓋商周之前
斥土未廣秦隴太原則其極界形勢近會守援
利捷又時尚封建各以國之全力當其一方自
蔽藩裔無弗專矣觀詩書春秋所載犯順之事
可數也始皇拓遠綿堞萬億漢武窮塞三紀弗
休青海受降懸寄數千里外可謂一時之盛然
地廣則不必盡有險要師徒蕃戍則自衛無恒

心欲百年無事勢固難矣是故邊議日興焉魏
晉及唐往往引虜入腹助撫攻畧卒受干擾陵
遲至宋遂為元有嗚呼此天地莫大變也其諸
人謀弗臧貽戚自掇也乎我

國家受

天明命驅濯醜穢復還三五之宇

聖神謨烈上報千古矣永樂犁庭士休烽熄正統後
邊事漸興制置稍異至正德間屢變其舊乃今
尊俎不廢焉地險未據士莫之奮耶時與勢異
耶伐謀者有遺筭邪嗟夫許子邊論之作其意
遠矣遠矣是故覈堅弱則結士心有道也究虛
實則是軍餉有道也據要害則益屯戍有道也
急聲援則揆調發有道也以因天時以盡地利
以脩人事兼而緯之舍是非策矣重撫臣之道
四馬重將臣之道四馬經也確乎其不可易挈
邊議者大凡具矣故曰許子之意遠也或曰圖
何為者也夫措攻守之議者未有不先其地勢
者也至金城乃上方略聚米為山谷虜在目中

是故圖之不可以已許子之意遠也夫君子志
世故苟不得豎勦于身必于其言言可興不啻
足矣予于許子之論重有感焉爰刻之真定真
定宣大內防也

嘉靖戊戌九月朔日

九邊圖論序

夫易顯象示書備論辭川流山峙三畫已函則
壤品賦九州攸別是故圖肇羲文而制存禹貢
尚矣嗣是聚米畫笏表見才略豈多得哉余嘗
同靈寶許子廷議氏舉進士觀大司馬之政繼
朝夕見飫聞談說心竊嚮服再會京師間以職
方時所著九邊圖論出示延袤萬里如指諸掌
關城堡戍聯絡擁衛重崗深林掩映包阻旗鼓
戈矛精明森列將領伍卒防禦應援羽書牙帳

徵遣調發海壩河套向背周環固咸在目中矣
而龍沙菟塞青海河源亦儼然可望真使人有
封狼居胥之意思頸繫氈裘君長致之

闕下也躡乎壯哉且所論各備區畫總歸樞要豐豐
非泛鑿鑿可行蓋兵達合變匪徒讀父書好謀
能成而有裨邦政者也既付太原張守懋德刻
之因為之序曰辨疆域審於勢者也研方略詳
於理者也備沿革稽之故者也合時宜達之變
者也達變不窮稽故不妄詳理不謬審勢不躡
不躡適於政矣不謬由於性矣不妄孚於義矣
不窮應於智矣於戲圖論於斯備矣

嘉靖戊戌孟夏朔日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濮陽

蘇祐序

九邊圖論序

先襄毅公白首邊陲勲在

王國貽謀緒論論自髫年猶及聞之既束髮頗厭
章句見大人遺弓敝幕則欣然有懷故疆場之
事多所討論當時氣盛謂宣力

國家持戈建功名無不可者日月不居倏爾四十
引弓試馬精力頓減自分無聞久矣不復言天
下之事矣去歲移官職方復涉戎務每及利害
可否之際不容中默聞中乃撫拾舊聞叅以時

宜著邊論九篇雖不足以當經濟之業亦可以
廣機權之變卷而藏之用紆壯年之志顧封疆
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堠疎密據形審勢
計利制勝非圖莫見也于是乎復作九邊圖
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職方清吏司主事靈寶許
論識

奏稿

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臣許論謹

奏為遵

明詔攄愚見以裨邊務事先該禮部題為脩省事節
奉

聖旨各衙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如果有關係
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臣仰承
明詔竊伏感奮雖庸陋之質疎謏之才無以自効自
獻然叨備任使世受

國恩苟有聞見焉敢不盡其愚以備萬一之報塞
乎臣竊念天下大計安內攘外二者而已近日
陛下廣採言官之獻納

俯受大臣之論思其於安內之計已舉其大且要者
矣至於攘外之計其大且急者則莫先於邊務
而籌畫未周振揚或緩此臣犬馬之心所以早
夜懸懸而不釋也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
古之明王不黷武而其威自不可犯何也有先
事之備也今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內地既虛邊方尤甚然
內地則無形之憂而邊方皆剥膚之患釋今不
理臣不知敝將何極也

陛下臨御以來

軫念九邊兼收群策申飭將吏昭示紀綱憂勤之心
可謂至矣第官司奉行止於移文入情玩愒猶
踵故習臣愚以為

陛下若不自奮

乾斷銳意經營使臣下奔走功罪之不暇而欲求實

效於言令之間臣恐終無益也臣家近西北而
臣父先臣吏部尚書許進多歷邊陲臣頗習聞
其說後臣備員兵部職方司主事職在戎務又
得與聞其事朝夕籌論頗盡心力曾於辦事之
暇撫拾舊聞參以時宜著有邊論九篇又恐封
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夷虜出沒無所的
考復另畫有九邊一圖雖皆麓迹空言然披圖
可以略見邊方之形勝據論可以麓知邊事之
始終謹用繪寫各一本昧死進

呈臣自惟狂瞽之見掇拾鄙俚干冒

宸嚴出位妄言無所逃罪然幸一得之愚以少裨
陛下中興之業外攘之志此則臣所積誠而不容已
者伏望

皇上

留神

省覽

俯賜採擇見諸施行邊方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懼恐惶待罪仰望之至云云

嘉靖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具

奏奉

聖旨這所進圖留覽邊論兵部看了來說

題稿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張瓚等謹

題為遵

明詔據愚見以裨邊務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兵科抄出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許論奏云
云等因奏奉

聖旨這所進圖留覽邊論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
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主事許論應

詔條陳著有邊論九篇起自遼薊宣大以及延寧固

原甘肅等邊切惟此者邊方任事之臣其於山川之險易虜勢之盛衰兵馬之強弱城堡之修廢將領之賢否糧餉之盈縮與夫正紀綱明法令因地利脩人事往往著之建議見之施為但人不能以皆賢事不能以畢舉或狃於聞見之偏者事方興而遽止或沮於時勢之難者事已行而未就或奪於利害之私者亦有舉前人之功而盡棄者以致邊事日壞貽害日深今本官於九邊朝計夕思著為茲論或得之於聞見或參之於稽考或傳之於父兄且設為問荅互相辯明言非無稽事皆有據具見才識優長謨猷宏遠深留心邊務者也除將處置糧餉移置官員及重巡撫職級咨行吏戶二部徑自議處外其中人情允愜事體相宜固可見之舉措亦有事在彼中難以懸斷及事體重大未易定擬者臣等逐篇參詳通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查照各邊事宜係應處者臣等不敢一一

煩瀆

聖聽量其輕重之體緩急之序次第舉行其因革損
 益有裨補於邊方者移文各鎮總督撫按等官
 從長議處著實舉行不許因循顧忌如果事體
 重大有礙施行者徑自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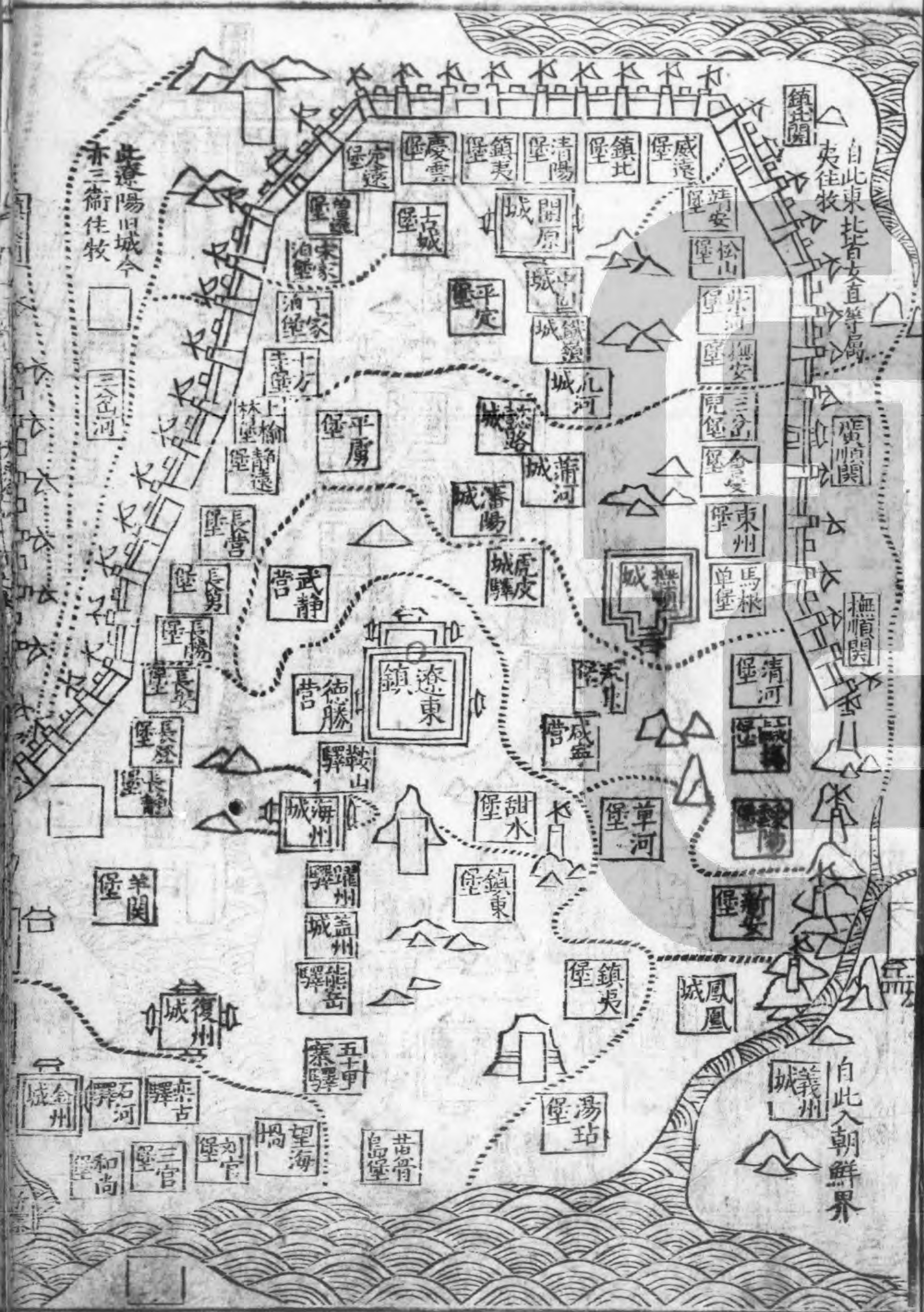
定奪用彰我

聖上嘉納之明而本官之忠赤亦得以少盡矣 云云

嘉靖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題奉

聖旨是



此大寧都司城今
朵顏三衛夷人住
章家口



此帶北虜同留罕哈
 爾填三部住牧共約
 六萬與朵顏諸夷為
 隣因留部下為營者
 三大酋滿會王領之
 罕哈部下為營者三
 大酋猛可不即領之
 填部下為營者大酋
 都留領之入寇無常



皇北有
 牙罕部
 原係小季
 北都同離城
 去至丞相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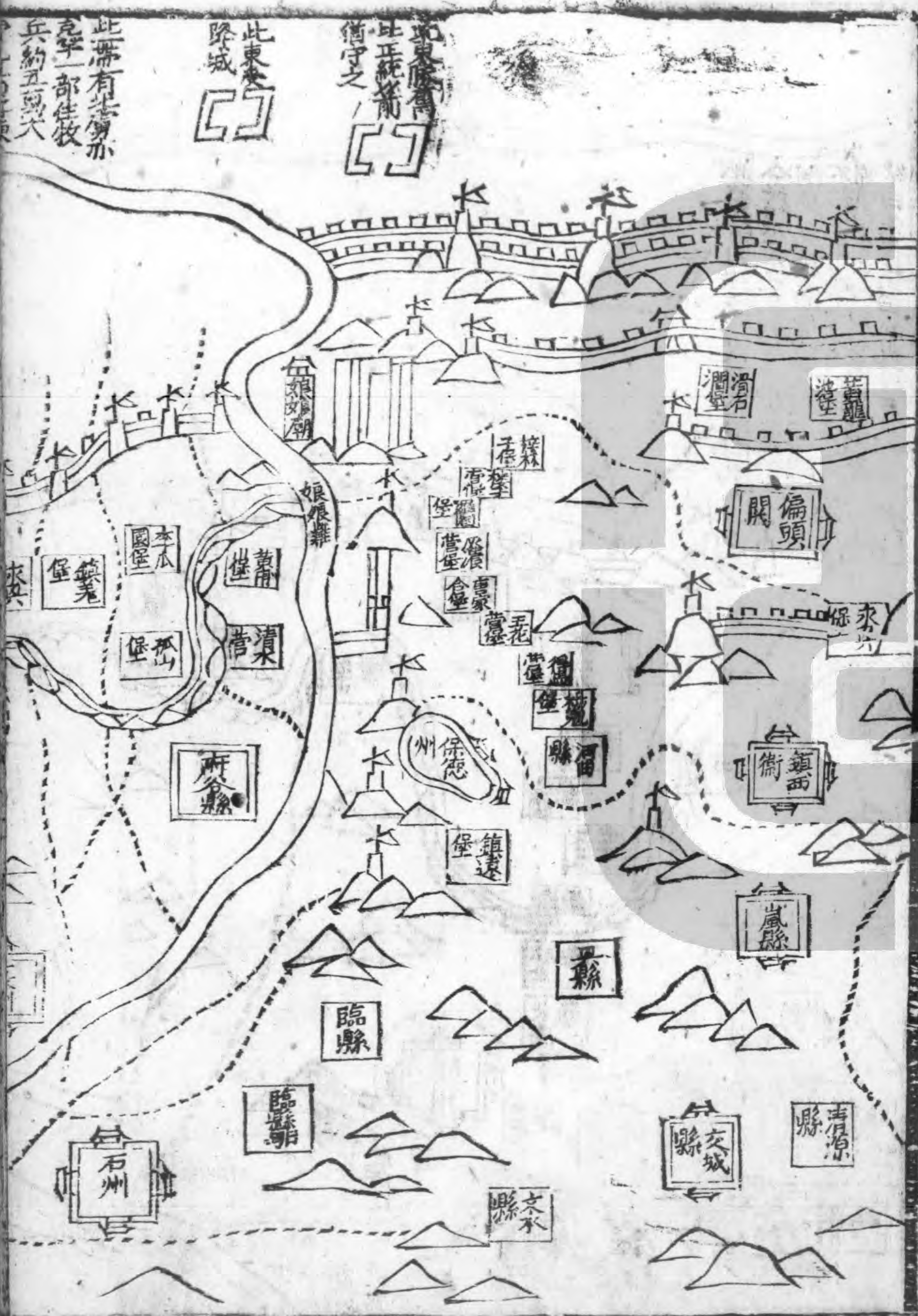


此一帶有利勇哈喇喇
 哈連二部住牧哈喇喇
 部下為昔者一大首把
 谷罕奈領之兵約三萬
 哈連部下為營者天首
 失喇台吉領之兵約二萬
 餘俱在宣木外入寇
 無常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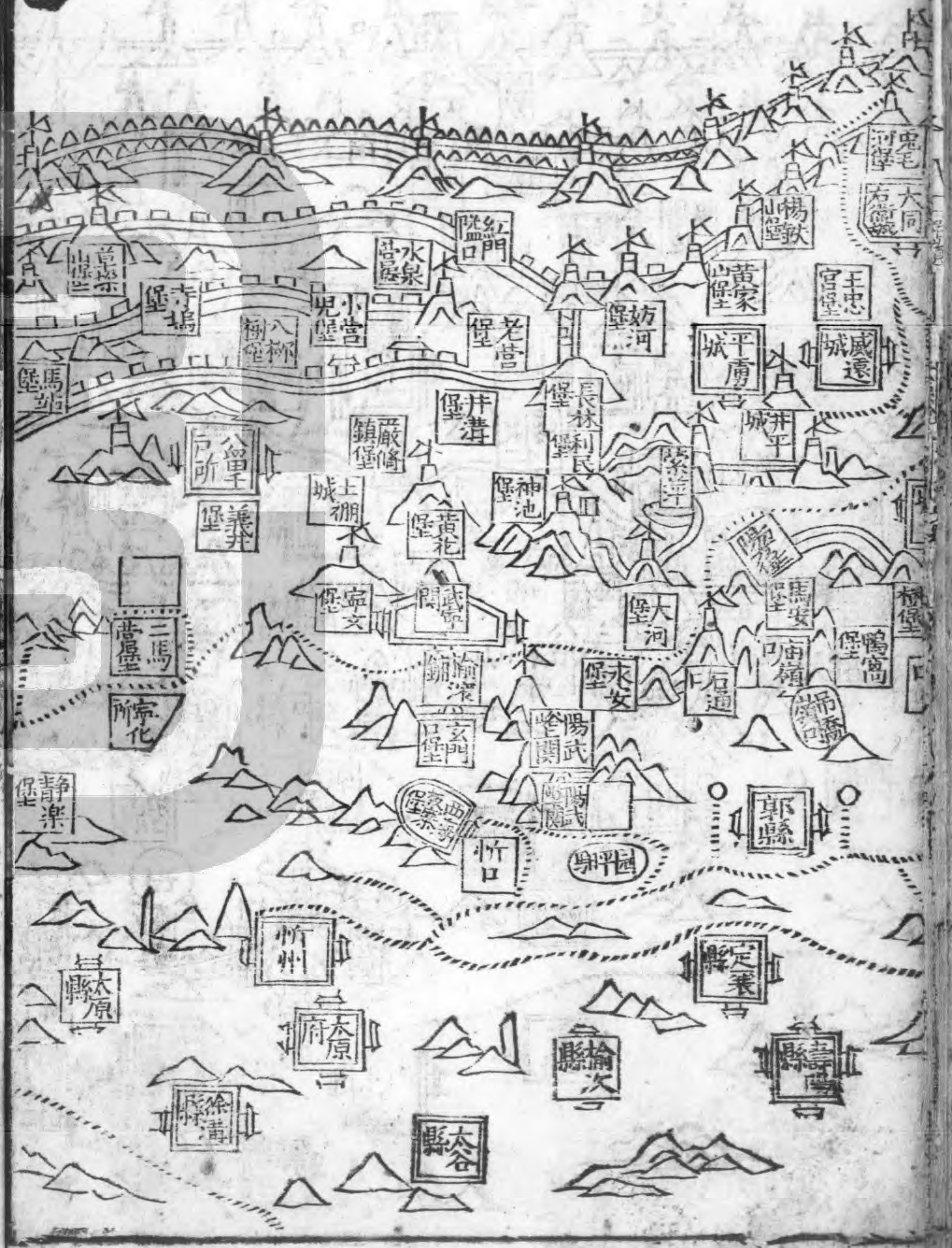


此帶有崇山
兵約五萬六

此東
降城

此東
守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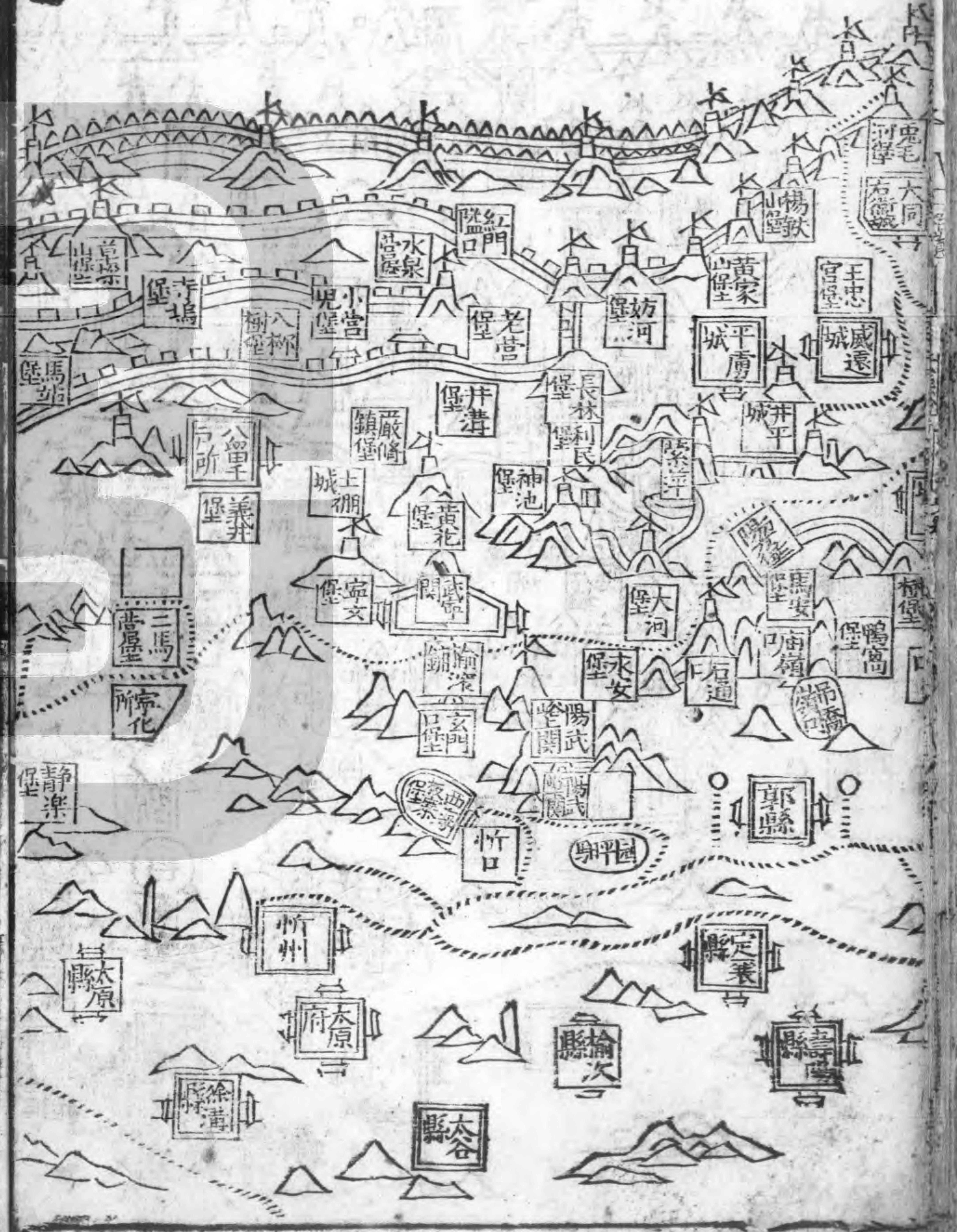
此帶有些家
兵約五百六

此東
降城

此東
生正統
僧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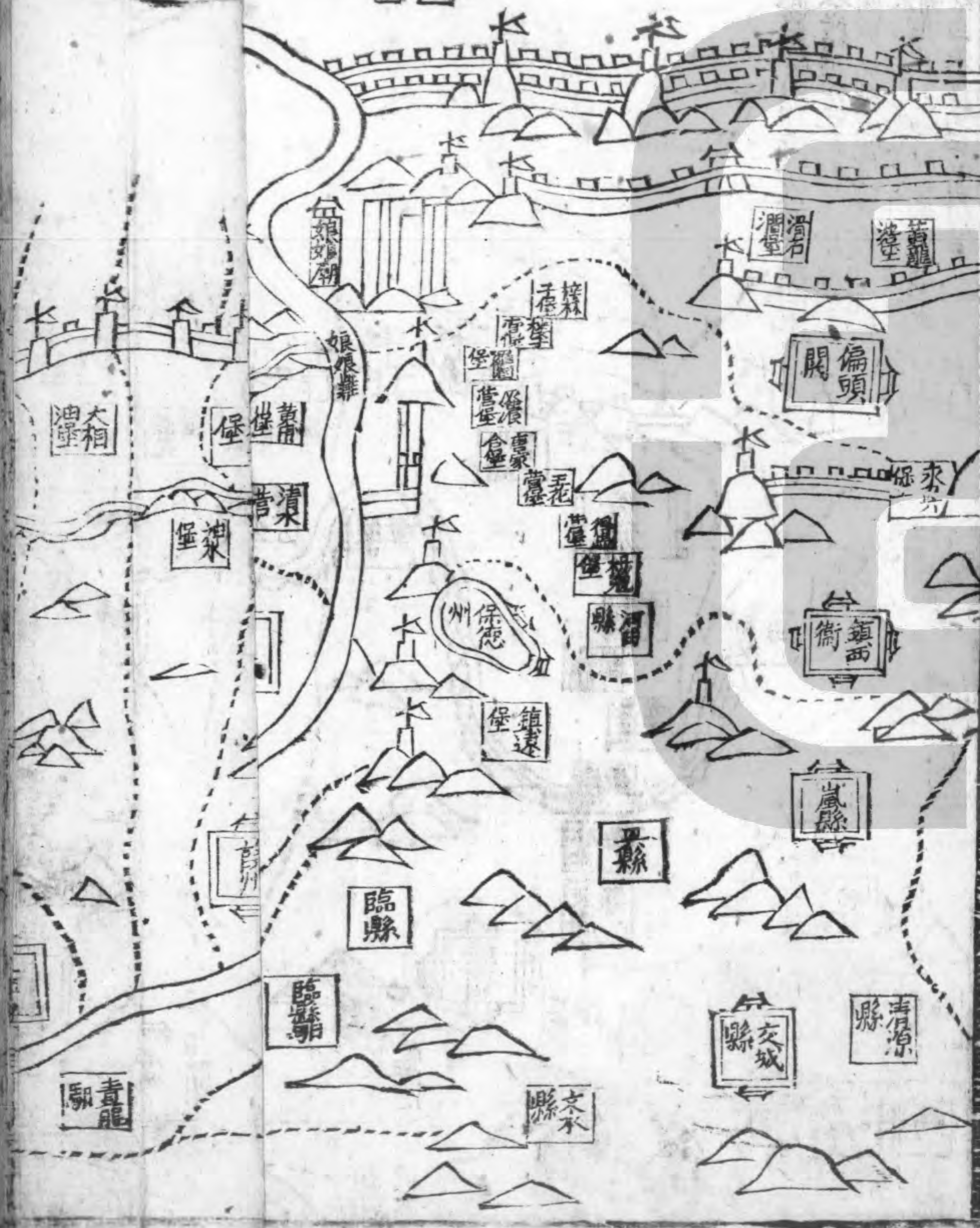


五



此東... 聚... 寨... 各... 東... 西... 鄭...

北東... 生... 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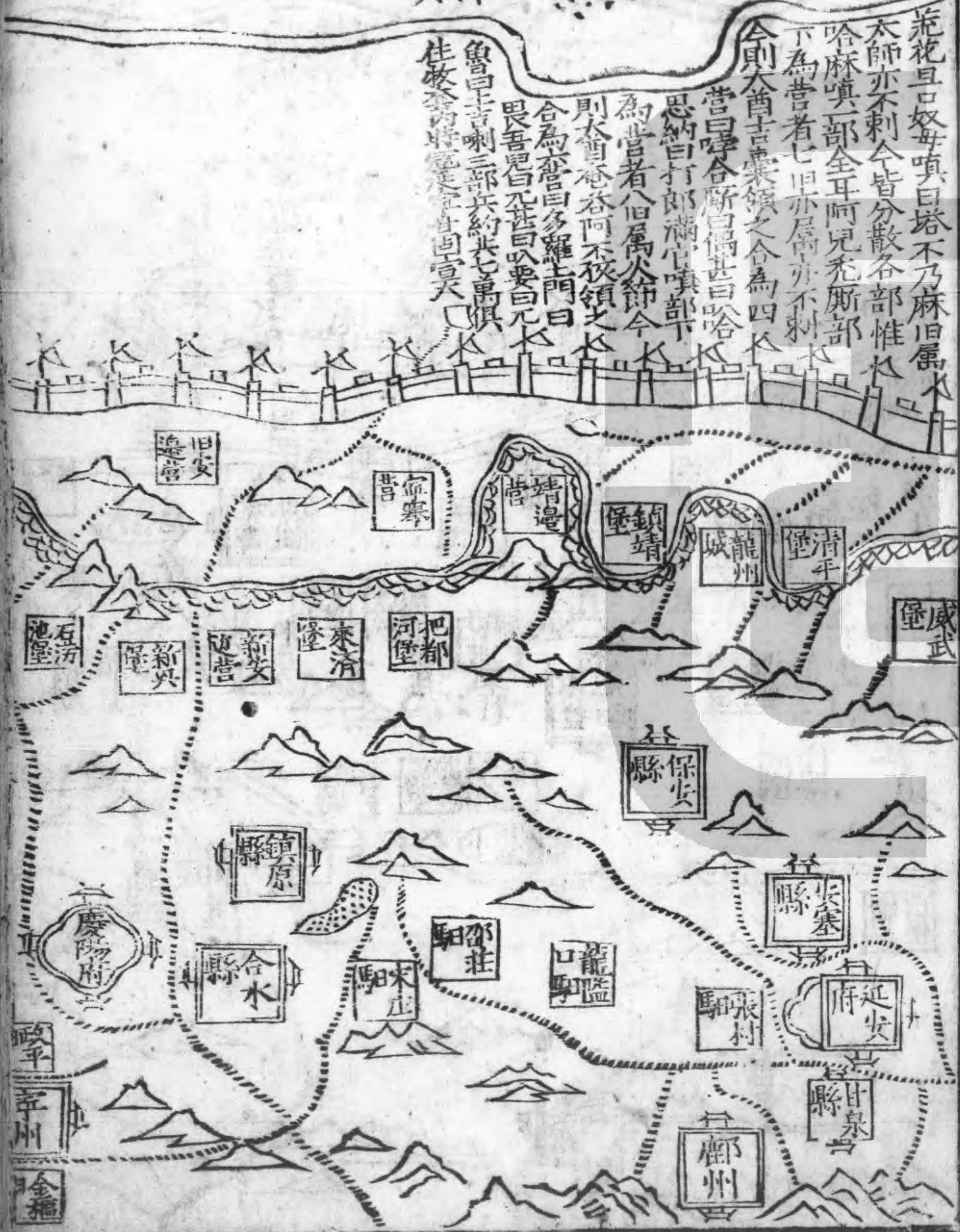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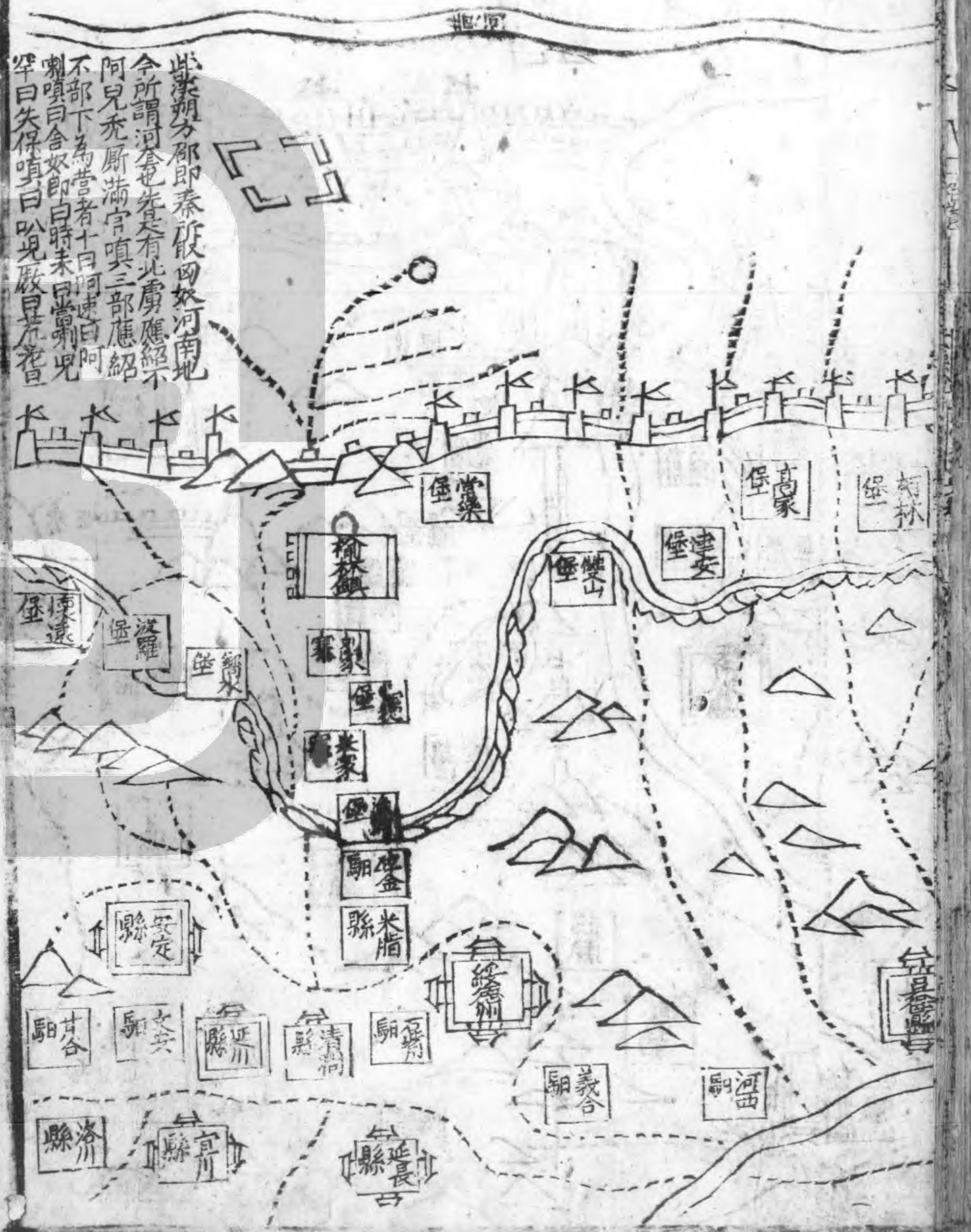
此唐中受降
城建自漢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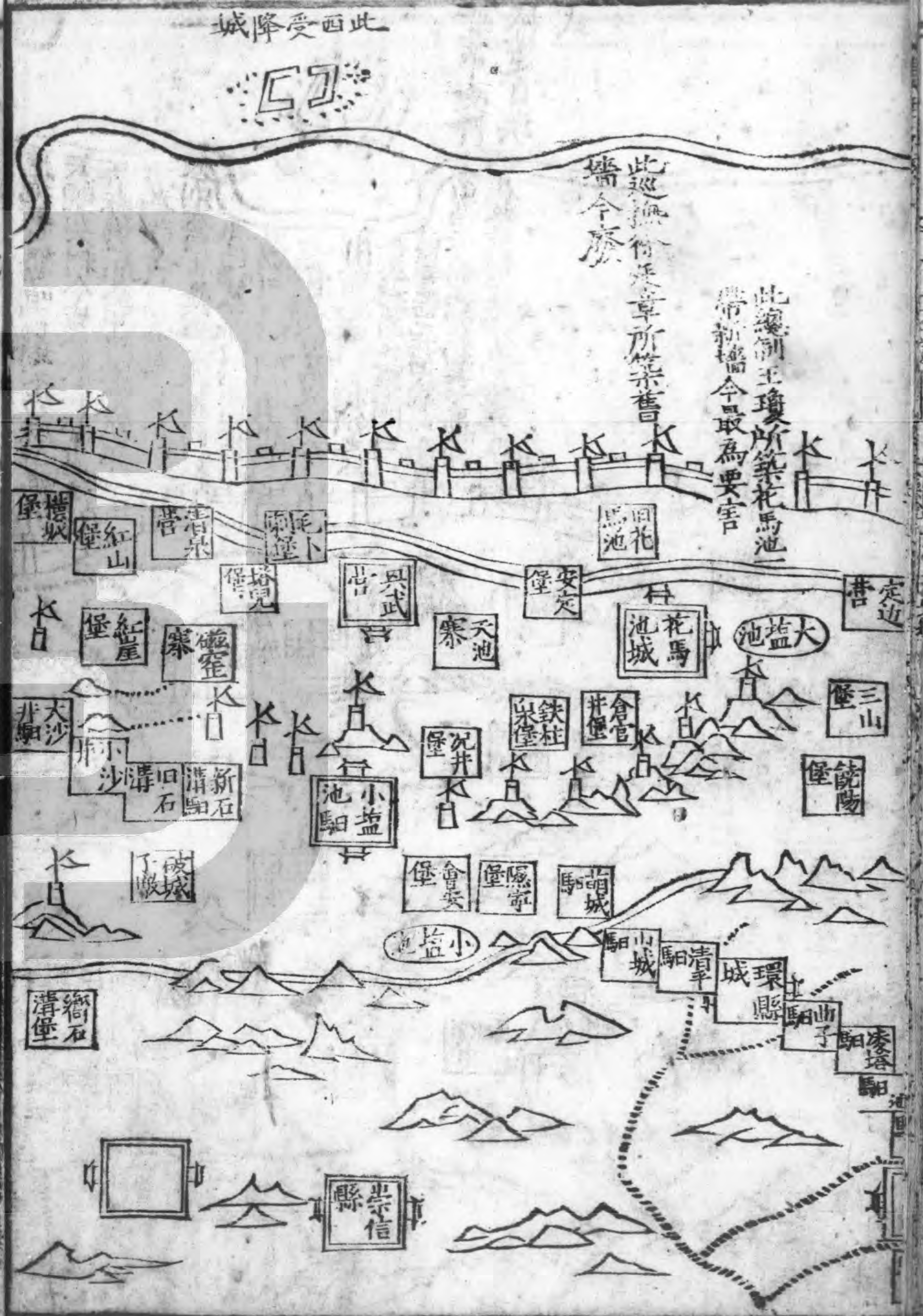


荒花旦奴每頃曰塔不乃麻日屬
太師亦不刺今皆分散各部惟
哈麻真部全耳阿兒秃廝部
下為營者七日亦屬亦不刺
今則大酋吉囊領之合為四
營曰合斯曰德其曰哈
恩約曰打即滿官頃部
為營者八日屬火節今
則大酋惹谷阿不校領之
合為營曰多羅士門曰
畏吾兒曰不甚曰以要曰元
魯曰吉喇三部共七萬頃
佳牧禽將定其固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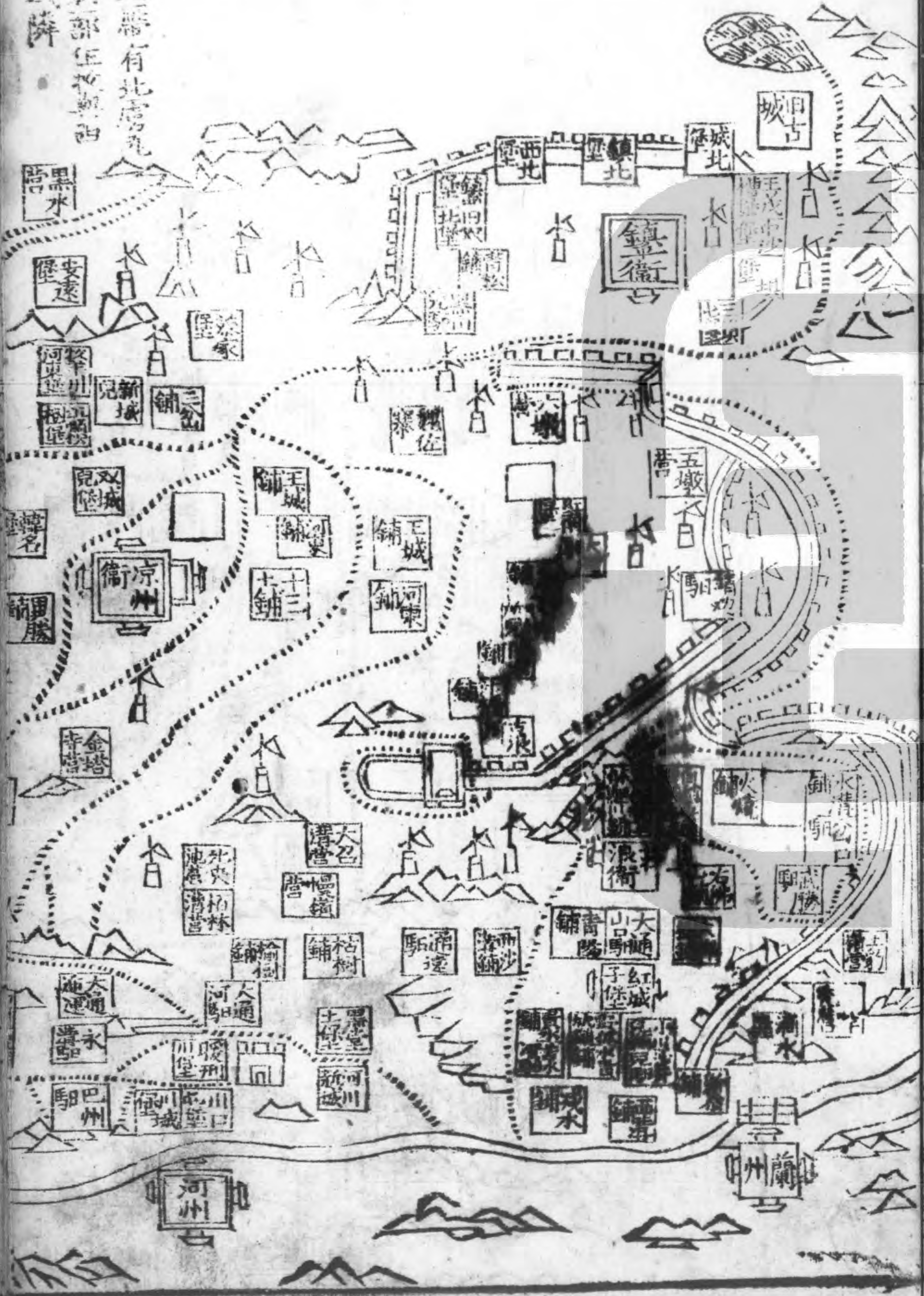


此漢朔方郡即秦散後匈奴南地
今所謂河套地是也其北虜應絕不
阿兒秃廝滿官頃三部應絕
不部下為營者十曰阿速曰阿
刺頃曰舍奴曰白時未曰常刺兒
罕曰矢保頃曰以現厥日老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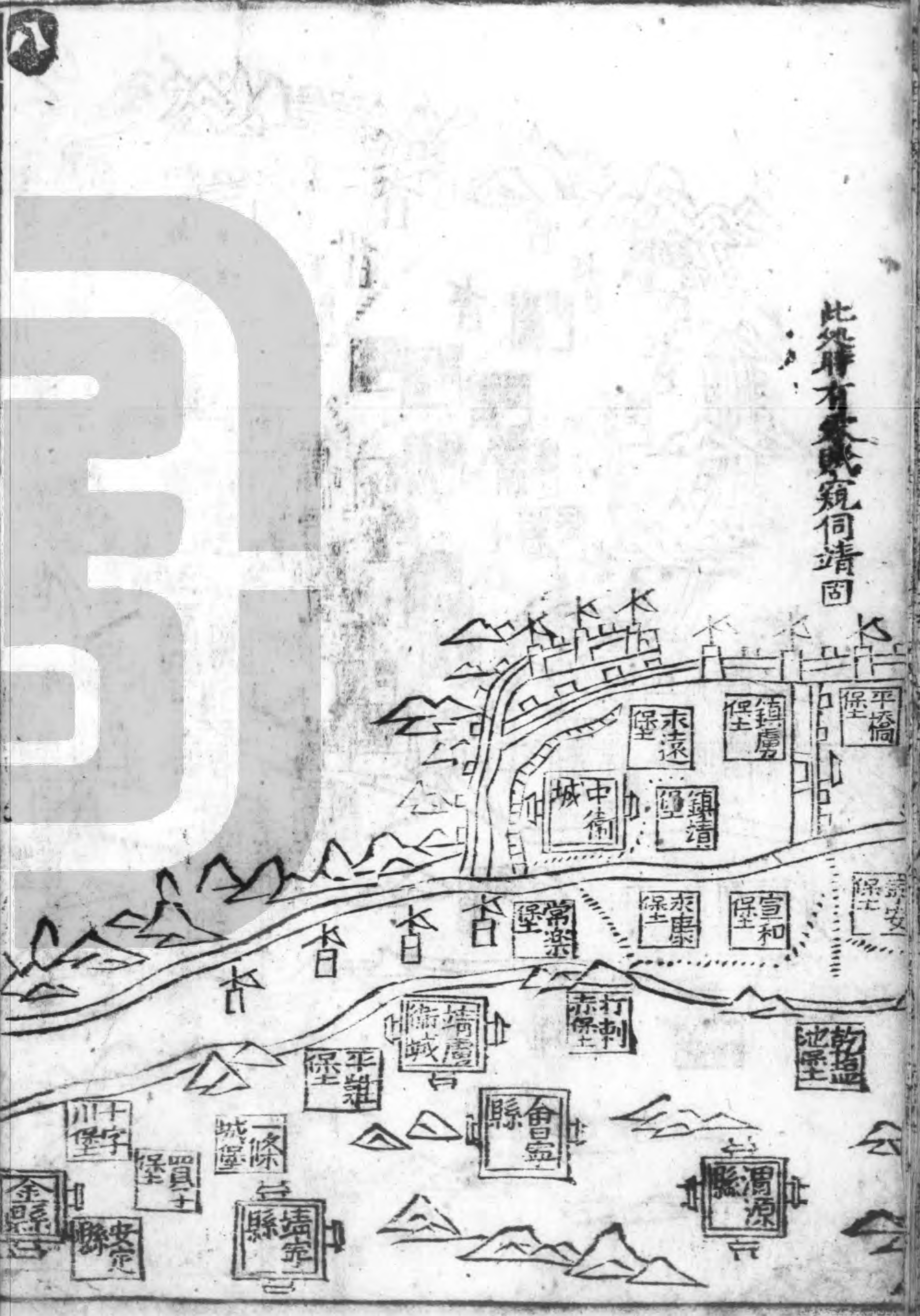




此縣有北虜丸
刺部在西北西
或隣



此縣有東賊窺伺靖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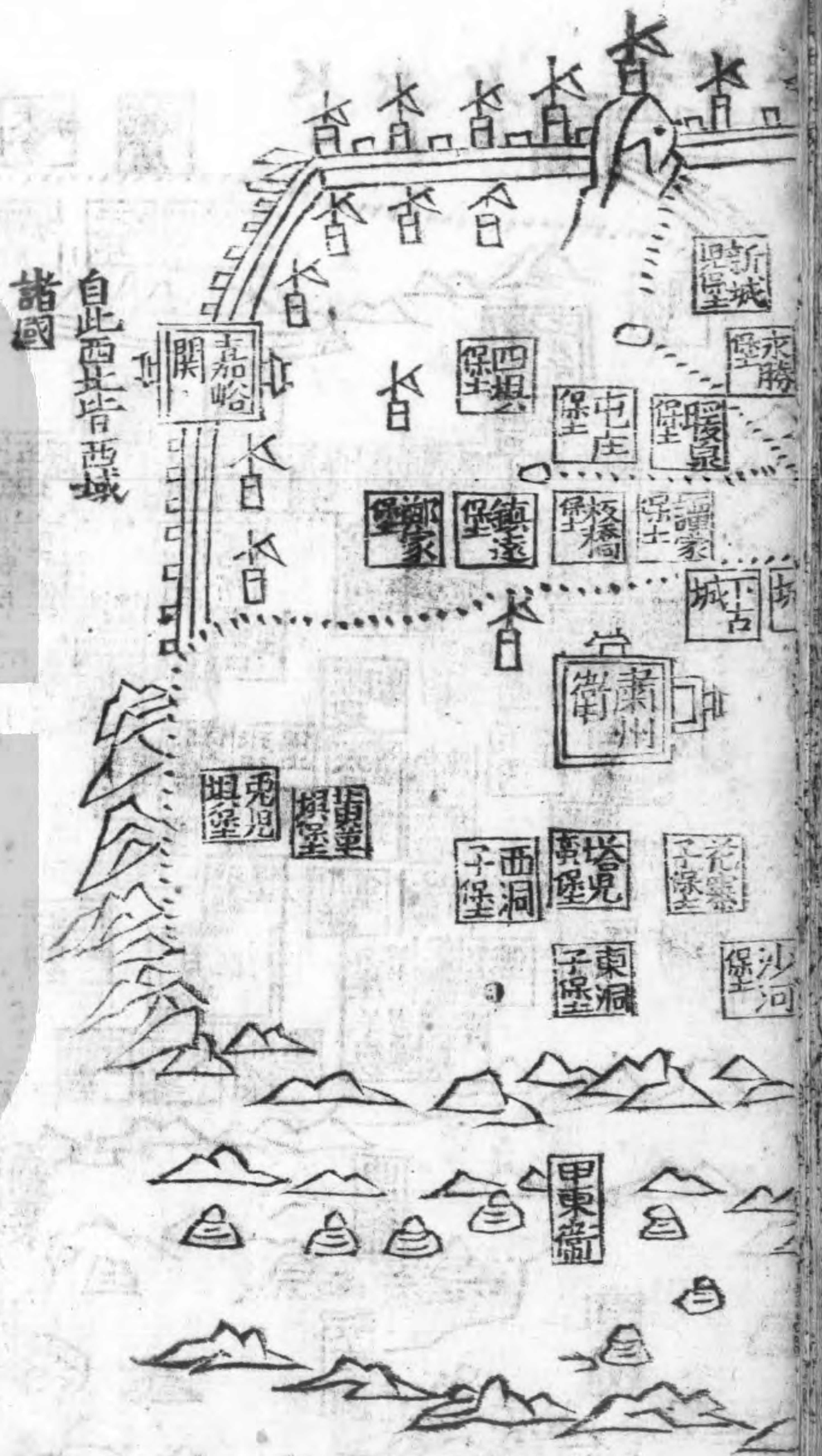




此西海所謂青
海也近連虜亦
不刺族

德歸
亦不刺
分教部
落美教

自此西至
蕃之地



九邊論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洛陽喬佑校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
 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
 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
 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
 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

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
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
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迤
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
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
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
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
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
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
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
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
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
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
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
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
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
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

其責矣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為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

神謀逖哉遠矣

成祖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朵顏秦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峰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與子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

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
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
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
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叅將
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
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
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
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

而關外開田可募為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
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
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塹則漲水易淤都御
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瀆塞川大
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
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
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
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
甚為紕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

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為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廠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為觀望耳假今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其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宣府

宣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蹇峰黃崖四驛

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成虜明安隰寧四驛
接獨石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
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
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
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廼徙衛於獨石
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
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
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
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
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
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
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
衝警屢至焉東路未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
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
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
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為
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

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
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
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都勳
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
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
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況伊邇大同耳目習染
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
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
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
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
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莢之積多至有六
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
僅存瓦礫場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然
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
至此極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節之變將何以待
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
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

也此蓋

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
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
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
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
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
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
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
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
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緩之節不亦難哉說
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
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
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
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
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
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
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
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

講求云

大同 三關附內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保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為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土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一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為正紀綱明法令今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虜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則是虜又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有三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為天下回觀聽非高家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為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

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文錦
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
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為東西虜衝募軍分
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
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同先襄
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
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
諳邪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
暴而勞費者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
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
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
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
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
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
躪歲無虛日尤為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
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
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
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

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
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革此不
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
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斤
埃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
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
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剋
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
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
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
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
感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
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為安吾不知
大同所終也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
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
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

榆林堡襟吭旣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為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點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

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愚又以為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肅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

內帑至則糧價正踊緇為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
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
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
拒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
堠千八百所所湏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
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
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
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
馬池更為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
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
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
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曹虜呼為駱駝城人馬
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
氣視他鎮為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
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
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急在芻
糧他非所計也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人易為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為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即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

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二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為通衢趙瑛周尙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王

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虛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廼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

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
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
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長
策自古已難況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
其孰能為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
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
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譬之垂死之
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
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
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為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
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
不能美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為要區今為
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耶當緩一也哈
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雙國遺我以難是
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為乎當緩

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

事痛快必
指掌

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果啗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為乎。以為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為不能。則哈密猶舊也。況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為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為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為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

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
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邪矧以虛
縻得實用。借虜地為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
又今河西屯田。敞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
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膠
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
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
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
者乎。豈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
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
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
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
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
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
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
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
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
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叅一官

專駐蘭州以替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
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
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
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
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
我

成祖以夷治夷建寺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
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
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
道也嗚呼病于塞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
之甘肅豈一事邪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

固原開成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
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
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
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
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
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

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
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
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
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
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
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
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
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
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
凡四閱月而募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
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
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
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
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
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能言之體權盡
變存乎其人馬耳

總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

最可憂餘無患焉曰何以為可憂也曰虜莫強於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

成祖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魄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湏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柰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持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驪肉賒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讐則

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敵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坐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

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益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

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負缺。即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論攸同。真才效用。是為慎巡撫之選。夫軍久蒞而後處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無固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為之。不可得已。是為久巡撫之任。選慎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

天下之豪傑願著為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
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
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失機債事悉從敗軍
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
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
可憂者不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
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
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況於邊方殺賊之外
豈有別事近年倡為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
本業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摛章撫按
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況鸞
刀解牛豈其適用急湏洗此頽風還其本業作
之新之如式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
雅之是庶得踞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
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

翰中羽扇後
不程表儒
何者之善之
自當僅以雅言
知步繪句摛
章了事即

此意未見於陸
武雅言並重文
中其字有難易
內有難字當同
言武雅言貴以
無收勿似門面
樣之故

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
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闕茸之內就使僥倖掛
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
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選仍
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
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
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邊方腹裏
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
將不墮墮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
次而升既是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
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
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
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
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
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

此
此
此

懋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敬言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

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序刻九邊圖論後

賜進士出身禮部主客司主事溧陽馬從謙著

夫戎狄暴中國歷世記之矣淳維獯粥玁狁氏
羗之類雖三代聖王不免離其患然未若後世
之猖甚也蓋犬羊噬嚙抵箭天性固然自古不
能馴化唯三代聖王棄外之不重較爭故彼無
所施齒角秦而下何其猖獗也力歐而執禁之
不勝斯設形險為要阻是以其貪狼之心遏焉
愈驚如是則後此治中國者烏得忘制禦之術

故曰時異因而執殊成飭計以待其來邊守所不容無議也

明興攘胡立夏承古帝王幅輿而版戶其譚貢所不至功茂可謂廣遠乃時因虜業陵遲盛武以陪其氣引弓之屬匈奴窺竊廬無面內窺射之志間小失得非若秦後事矣百六七十一年內也先火節一騷動事旋底定故

廷議鮮以為意四三年來將臣失務法紀寔壞帑藏虛匱糗糧芟芻器械輜輶之需不宿具時失事註旤邊氓而古囊猾孽特畜選練日伺動以窺要利先識者誠不能無隱慮爾靈寶許子廷儀承襄毅公遺烈顯謀自弱冠時已奮發欲有所效見儲算積思餘二十年加之譚討日周遍凡諸鎮道塗遠近障塞險夷人民山川習俗異同暨各代創寘沿革之迹靡不爛然條貫即指掌可一二者爰著論九篇明攻守緩急所次括之九圖示形要本末久之未有所策用也乃去

秋始疏獻

上覽焉於戲許子斯用志可謂勤已顧當事者行不行與許子得為或不余何能知哉御史謝子應年督學畿內覽之慨然謂斯論詳誼三表五餌之設而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命刻諸真定以余與許子同為郎友善故委序其下方云

嘉靖十七年九月九日

跋九邊圖論後

賜同進士出身守真定府前監察御史鄜城宋宜撰

同年默齋許子九邊圖論予刻既成乃覽而嘆曰韙哉許子之為是圖與論也夫天下之勢莫重於西北而四夷之患莫甚於戎虜蓋匪圖則無以嚴夷夏之防匪論則無以達機權之變故識地形之利究沿革之宜審攻守之機察緩急之序所筭無遺策斯得矣予嘗恠夫漢武勤兵事遠逾三十稔竟以窮黷糜費中原而宣帝任

用充國圖上方略收功金城是雖才知之弗類
亦謀弗出於萬全也於戲戎狄之害振古如斯
強弱興衰代亦各異經制區畫存乎人焉耳乃
若制禦之策弛而弗講異同之見謀而未精濶
略之圖行而未至因仍玩愒逮久而變出不虞
無謀以應夫然後傾海內之全力以勝之亦晚
矣難矣覆輒相尋足昭鑒戒此先識者所以不
能無隱憂也夫圖立而九邊之勢盡論著而九
邊之務決萬里長城如指諸掌舉而措之邊陲
寧戢夷靡亂華而中國常尊且安奚啻百年無
事而已語云兵不出境而無敵者八非邪是固
許子之意也

嘉靖十七年十月朔日

書刻九邊圖論後

賜同進士出身判真定府前科給事中漢州劉希簡撰

中國之於夷狄分同天地制猶冠履是以聖王
謹猾夏之戒春秋嚴內外之防彼之來去則弗
虞也誠以綱紀政事之不脩此吾之患彼之來
去於我何與焉周宣勵治王業中興然而薄代
穢仇至於太原者譬之禽獸之害稼驅之令遠
而已乃有勤於遠略如秦皇漢武鬪其兵力強
盛自取困憊陵夷逮於五胡之擾金元之變則

又天地易位冠履倒置矣此無他中國失其為
中國之道爾雖然禎祥妖孽足徵興廢世平則
諱兵革特危則急戰伐天步孔艱安危何仗智
士失謀英雄含憤兼之撫馭無術賦斂無經啓
釁速禍政苛民怨根本旣虧枝葉隨仆矣昔者
孔子與哀公論攻守之道乃為之廢山澤之禁
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此要務也嗟乎衣襖湏
明暮號勿恤吾觀許子圖論其憂深其見遠未
雨而徹祭先事而有備不為僥倖之計不為拘
攣之見可謂禦邊之良策矣真定守宋子政暇
刻之以傳曰世有所謂不朽者此也簡聞而韙
之并嘉其樂善之誠如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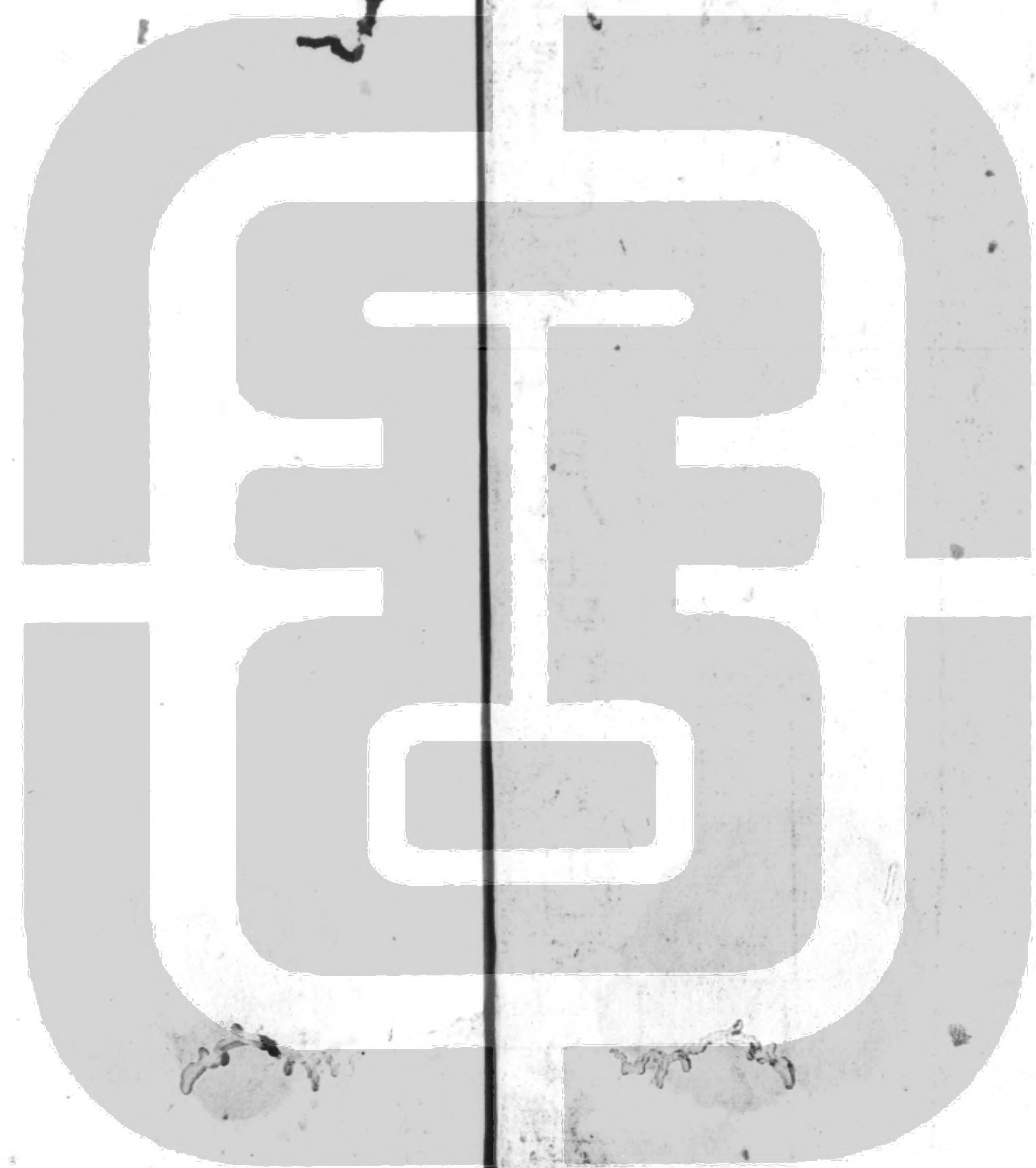
嘉靖戊戌十月朔日

九邊圖論序

許公九邊圖論圖論九邊也晉嘗刻之矣大巡
屏石戴公節按關中樹風劉兩肅如穆如內治
允洽外防斯切乃出圖論而示屬曰識時務者
在俊傑今時之務九邊莫要焉茲圖論乃余心
也其可傳矣然懼弗廣也盍申梓萱聞命而敘
諸末簡曰書稱蠻夷猾夏詩頌戎狄是膺久矣
夷狄之為中國患也西漢之興議論之臣相與
爭於廟堂之上各效忠嘉然或失則偏或失則

泥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卒未有至當歸一之
策惟趙充國金城之住請留屯田匈奴不煩兵
而罷可謂老成長慮矣嗚呼難哉今觀許公九
邊之圖論也有六善焉慎幾察形蓄力乘勢隨
時稽事責人獻功夫事有朕兆而豫防之謂慎
幾地有險夷而鑒別之謂察形休兵足食之謂
蓄力以逸待勞之謂乘勢賞罰信必之謂隨時
稽事任權專一之謂責人獻功至道之存政之
紀也是用申之以為守邊者告

嘉靖己亥二月吉日陝西西安府府魏廷萱
序



九边图论
册数 1
定价 135.00
册数 303
北京市中国书店定价

